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四回 刁國舅買囑三司 雲太師會同六部

詞曰：世事重重疊疊，人心曲曲彎彎。忙忙碌碌幾時間，回首斜陽又晚。
莫道難分善惡，到頭自辨忠奸。愚者愚來賢者賢，暗裡蒼天有眼。

右調（西江月）

話說那四個錦衣尉，奉旨來拿雁翎。且言雁部統早朝回衙，思想「昨日之事，必須同地方官會審通詳之後，再面聖拿國舅治罪，才是道理。」遂打轎往順天府來。正行之間，只見四五匹馬如虎而去。你道是誰？乃刑部大堂張賓的旗牌官，奉令來府監提刁發的家將，卻好才提出來，正遇著雁翎到來會審此事。雁翎看見，便問：「何處旗牌，提那案人犯的？」左右問清稟明。雁翎吃驚道：「怎麼昨晚之事，我這裡還沒有會審通詳，連人犯尚未拿齊，他倒來提了？其中必有原故，不如回去拜見雲太師，呈明此事，會部同審便了。」吩咐速回。不一時，回到府中。

方欲更衣去見雲太師，只見鍾御史坐轎而來。原來鍾佩晚上遇見紅老兒喊冤，叫他告兩紙狀子。紅老兒已投了一紙在他衙內，他拿了紅老兒狀子，正欲題奏，因知人犯雁翎獲住了，他即往雁府會審此事，卻好雁翎由府前回來。二人相見，在書房坐下談心。鍾佩道：「聞得都統昨晚拿住搶人的重犯，小弟那裡已有一紙喊冤狀於，特來會審，以便通詳提奏。」雁翎道：「再莫提起！」遂將昨晚會見刁發爭論，並審問解府、及今早刑部提去之話一一講了一遍：「我方欲去見雲太師商議，不想御史下顧，請教還是如何處置？」鍾佩一聽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這分明是習發那廝先走門路，提去活口，以便再講的意思！也罷，那三司料道都是他的人，讓我明早拿紅家狀子為憑，奏他一本便了。」

二人正在說話，忽聽家人稟道：「啟老爺，聖旨到了，快請迎接！」雁翎一聽，吃了一驚，吩咐擺香靠接旨。雁翎忙忙端正牙笏，來到正廳，只見四個錦衣尉，帶了刑具，站在廳上，喝道：「聖旨已到，跪聽宣讀：

詔曰：

黑夜闖道，本屬無知，不應毆打皇親，重傷幾死。似此逞凶，有干法紀，其中必有隱情。著刑部官會審，三司勘問議奏。欽此。」

錦衣尉讀畢聖旨，遂將雁翎去了衣冠，帶上刑具，押至刑部而去不表。且言雁府合家大小唬得一齊啼哭。鍾佩不憤道：「不要驚慌，看刑部如何審問，有我對證。」說罷打道而去。

且言雁翎解到刑部，錦衣尉交代犯人、復旨去了。那刑部張賓登時會了三法司，一會坐堂點名已畢，張賓問道：「都統因何黑夜打傷國舅？直供上來，以便議奏，免動刑法。」

雁翎道：「犯官奉命守汛，黑夜巡得搶人重犯，不意刁發帶領多人前來奪取。是犯官奪搶有之，並未打傷國舅。現有民女紅氏可憑，望大人評察。」張賓道：「聖旨說你打傷，豈有虛的？且下去，帶紅氏上來。」那紅氏乃幼小女子，唬得他戰戰兢兢，向上爬了幾步，口中連話也說不出，「只求爺爺救命！」張賓喝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昨晚誰人搶你的？」紅氏道：「是---是---一個漢---漢子搶了---了去，多---多虧這---這位老爺，救---救---救了我的。」張賓故意指著那員家將道：「可是他麼？」紅氏道：「正是。」張賓問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國舅家法嚴謹，你為何背主搶人？從直招來，免得受刑。」那家將是串現成的話，便哭訴道：「大老爺聽來：小人昨晚是隨主人看燈，來去多隨主人馬後，小人怎敢搶人？況且隨主左右，也不得空動手。因昨晚在□字街口，見了一起花燈，燈過，後面忽聽喧嚷，主人命小人去看，小人就一直跑去。前面覺像有人背著一人，那黑暗之中，著不清楚，不想轉彎之時，闖了雁老爺的這小人迴避不及，只得望巷內一跑。不想裡面有人同這女子相抱而走，見了小人，就驚散了。誰知雁老爺怪我闖道，責打小人，卻好主人走來討情，也被雁老爺打傷。此是實情，只求大老爺嚴訊。」張賓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下去，把紅氏帶上來。」張賓大怒，將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我把你這賤人！黑夜私奔，還誣人搶你！誰人同行的？快快招來！」紅氏唬得面如土色，道：「是他搶的。」張賓喝道：「不用刑，諒你不招，左右與我夾起來！」手下答應，吆喝一聲便上來。正要動刑，雁翎上前道：「昨日犯官親自看見是他搶的，如何反說此女私奔？果有姦情，也須拿到姦夫同審才是。」張賓把臉一紅，怒道：「本部奉旨審問，休得多口，下去！」雁翎倒滿面羞慚而退。

左右動刑，那女子如何經得起？只得招道：「不是他搶的。」張賓方才鬆刑。又問雁翎道：「你做官好糊塗，誣良猶可，怎又打皇親？此女已招，還有何說？快從直畫供！」雁翎大叫道：「你據半邊之詞，如何叫我畫供？俺可斷頸，不能受屈！」張賓和三法司大喝道：「你在朝廷法堂，敢如此刁頑！」叫左右抬大刑過來。

兩邊吆喝如雷，正欲動手，不防鍾佩早聞見錦衣尉拿雁翎，他便會了雲太師的話，趕來看審。時紅氏已夾過，正要夾雁翎，他忍不住直上大堂，打三躬道：「三位大人緩些動刑，昨晚之事，乃卑職親目所睹，現有紅氏冤狀為憑，若說打傷國舅，今早卑職尚見國舅在街坊行走，毫無損傷的模樣。求大人拘齊人犯，一同勘問；就是國舅有傷，亦須到案驗看才是。不是卑職敢於多事，只因適才會過閣部，即刻就拿紅氏冤狀入內面聖，恐皇上親提，反多不便，故敢奉申，望其詳察。」這一席話說得三司啞口無言，半晌道：「只為旨意緊急，故爾如此。既是鍾先生要入內啟奏，本部俟奏便了。」說罷，鍾佩辟出。張賓吩咐該犯收監，連雁翎也收禁刑部。退堂，三司各散不表。

再言刁府家人打聽消息，聞先一番口供，□分歡喜，再後聽得鍾御史到堂，如此一番，不覺大使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死在他手裡了！」罵道：「鍾佩，鍾佩，我少不得有法制你就是了！」遂又挑了幾千兩銀子，著人到三處料理不表。

單言鍾佩出了刑部衙門，來到雲府，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雲太師道：「等老夫會同六部審他便了。」二人草成本章。次日五鼓上朝，二人聯名將本呈上，要求天子親審。萬歲看了本章中的委曲，批道：「著大學士雲定，會同六部九卿，領朕上方寶劍，在刑部會審，詳奏候旨。」謝恩而出。回至私衙。即命校尉、中軍、大小效用的官兒，擺了上方劍，點齊執事，好不威武。

來到刑部，張賓忙開中門，遠遠迎接。太師升座已畢，百官參見。太師發鈞旨一道：「先到侯府，將刁國舅傳來，再將鍾御史傳來對質。」後命旗牌官將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左右一共七座公案，太師居中，六部分為兩邊坐定，叫帶欽犯。一聲吩咐，兩邊答應，呼喝如雷，將一千人提到丹墀。點名已畢，太師先叫雁翎上來問了幾句，然後問紅氏道：「昨晚已招了，今日有何分說？」紅氏哭道：「小婦人受刑不起，方才招認，其中冤枉，要求太師代小女子申雪。」太師道：「下去。」進叫那家將問道：「你為何搶人？從直招來，免動大刑。」那人還照原詞回了一遍。太師喝道：「雁都統與你何仇，難道誣你不成？看你一派胡言，不動大刑如何肯招！」吩咐手下：「夾起這奴才！」左右校尉擁上來，抬過銅夾棍，不論好歹，抓下去將腿往下一踹，那家將大叫一聲，登時昏死過去。半晌醒來，太師問道：「你招也不招？」那人道：「冤枉！難招。」太師冷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既是讓道，就該站立一邊，難道偌大條街，就無處去避道，獨獨要跑到巷子裡去？既到巷子，見有奸細，就該一人捉住，出來稟了雁爺，也是一功，怎麼獨獨放走男人，卻同女子在一處呢？且紅氏父母一同喊冤，若是他女兒私逃，他自然尋找，為何即刻喊冤？雁都統誣你不成？」這一席話問得他無言可對。太師見他無言，便道：「你從直招來便罷，不然，我先夾斷你的狗腿，然後取上方劍取你的首級！」吩咐「收！」左右吆喝一聲，收了一繩，那人大叫：「小人願招！」太師道：「快供來！」那人一五一□說了一遍。旁邊刁國舅都嚇壞了。

那人畫供已畢，太師吩咐押下去。轉回臉向刁發道：「老夫得罪了。請問賢侯，雁翎前日如何打你，你從直訴來，你如何叫家將搶人，也從直供來，老夫好復旨。」刁發上前道：「老先生聽卑爵細稟：前日多承盛意，一路看燈而回，不意民間喧嚷，卑爵叫他

前邊去看，不想這奴才見色搶人，卑爵其實不知。及至雁都統拿住這奴才，卑爵只道地闖了都統的道，故前去討情。誰知雁翎生性剛強，將卑爵扯下馬來，渾身打得寸骨寸傷。這要求正法。」太師道：「既是打傷，必有痕跡。」回頭向各部屬道：「煩諸公驗看驗看。」六部答應，走下來看了一會，並無傷痕，如何敢瞞？只得回道：「無傷。」太師登時把臉一變，便道：「賢侯兩件情虛，還有何說？」刁發見雲太師頂真，他倚著椒房之寵，便道：「既是老先生如此，聽憑你怎樣我便了。」太師回顧三法司道：「黑夜縱容凶奴，擅搶良家婦女，依律該問何罪？」三法司唬了一跳，想道：「不好了，刁國舅今番遇了對頭了！」只得稟道：「有奸者斬首，無奸追回者流配三千里，永不回鄉。」太師道：「既如此，吩咐去了衣冠，帶上刑具，候旨定奪。」左右齊聲答應，便來動手。正是：階下欲施三尺法，那管朝中一品臣。

校尉方欲動手，刁國舅大喝道：「家奴犯法也是小事，怎麼當堂擅辱皇親國戚？就是聖上親問，也無此罪！」鍾佩聽了心中不忿，上前稟太師道：「欺君該當何罪？」太師道：「斬罪。」鍾佩道：「刁國舅無端欺君不朝，卻在街坊小轎行走，必有不軌，這便是欺君，怎麼還說無罪？」刁發喝道：「就是欺君，你敢怎麼我？」太師大怒道：「法堂之上，敢如此挺撞！既是欺君，取上方劍，先斬後奏！」吩咐一聲，校尉就動手宣剝，正是：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。

未知刁發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